

三人下棋

李惠文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47.7

3

三 人 下 棋

李惠文 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6 1/2

字数131,000 印数: 1—7,500

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8·507 定价: 0.39元

再 版 前 言

当出版社让我重新整理这个集子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。因为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统统被“四人帮”诬蔑为“文艺黑线专政”时期的产物，长期被禁锢，不许与广大读者见面。今天，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这些作品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尽管它是祖国百花园里的一株无名小草，也是对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无情控诉！

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，我只从事学习写作八年。在这八年中间，共写短篇三十余篇，而且很少有超过万字的东西，最短的不过二三百字。初学写作写短篇，写出的短篇又确实很短，这似乎是十七年文坛上的风气，而且是一种很好的风气。然而这个好风气却被“四人帮”的阴谋文艺给破坏了。他们不提倡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，只强调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。诱惑青年作者动辄就搞几十万言的长篇巨著。很多青年跟着上当受骗，精力耗尽，一事无成，以后再不想动笔了。这个教训在很多青年作者身上是极其深刻的。

我在学习写作这些短篇的时候，从未有过写长篇巨著的奢望。因为那时深知自己的生活底子太薄，文学素养还远远不够驾驭长篇的水平。勉强写些短篇，既能配合党的中心工作，又能及时反映生活；既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，也能更多的积累生活素材。

任何文学创作的成果都不是侥幸取得的。它同别的科学门类一样，需要一步一个脚窝。这对于青年初学写作者来说，更应该是从短篇开始奠定基础，踏踏实实，勤勤恳恳地努力于创作实践，等到基础比较牢固的时候再去建筑“高楼大厦”，才比较把握些，任何想走捷径的思想都是有害的。

其实短篇作品是一种最有战斗力的文学形式。文学作品的影响作用，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反映生活的深刻意义的大小。“四人帮”文化专制时期不也搞出一些所谓长篇巨著吗？但真正反映生活的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部！恐怕是寥寥无几。相反，十七年产生的无数短篇，使人念念不忘的却大有篇在。

生活底子不厚的青年作者，学习写作先从短篇入手，不仅容易驾驭，同时也能通过短篇的创作实践很快掌握写作技巧。即使是连篇失败，也会从失败中得到很好的教益。如果开始学习写作就驾驭长篇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之后落个失败的下场，定然会挫伤写作的锐气。

我在青年时期所以没有从事中篇和长篇的写作，原因也在于此。我觉得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，我没有遭受长篇失败痛苦的折磨。

今天，我在重新整理这个集子的时候，又充实了原来集子没有的十二篇，目的是让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，详细了解一下我在青年习作时期所留下的脚印，如果能对广大青年作者有所启发的话，我也就如愿以偿了。

作 者

1978年9月1日

目 录

老 包 了.....	1
没有故事性的故事.....	10
老实巴交的人.....	18
三人下棋.....	30
雨 天.....	39
省长来到小庄.....	51
井 边.....	64
八 嫂.....	76
一张布告.....	81
脚 步.....	95
买 车.....	105
五员老将.....	116
雪 天.....	127
在碾房里.....	134
心 情.....	137
天河支叉了.....	142

一袋“翘脚”高粱.....	146
喜剧夫妻.....	149
彩凤的故事.....	154
影 响.....	172
角门内外.....	189
汇 报.....	199

老 包 了

一晃五、六年没来川阴沟了。说实的真怪叫人想念的。倒不是川阴沟那些美丽诱人的山河景色使我向往，而是那里有位让我非常敬佩的人。

这人叫郭根亭，已经六旬开外了，他有个绰号叫“老包了”。这老包了在川阴沟左近的沟沟岔岔，差不多连穿活裆裤的娃娃都知道。提起这绰号的来历倒很简单，就是老头子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讲包了，慢慢的人们就“包了、包了”地叫开了。他知道大家也没恶意，就咋叫咋答应，有时一高兴他还要加上句：“妈的，老郭家到我这辈上，算给包了了。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根亭老大爷是绝户气，一辈子没儿没女，唯一的亲人——老伴早在十五年前被地主给逼死了。每当谈起那辛酸痛苦的岁月，他禁不住落下几滴伤心的泪水来。

那时老根亭给地主廖家大院扛活，身强力壮自然吃的就多，每顿饭都是一干二净全包了。吃的地主眼睛都气红了，吝啬奸猾的地主，后来干脆就限他的量，早晨两个糠饼子，后黑两碗破子粥，这样不包了也得包了。地主如此，老根亭也有主意，吃不饱咱活上找。

“西洼地铲完没？”地主问。

“包了啦！”其实一锄没动，他在地里柳树下睡了一天大觉。

“怎么铲这么快？”地主有些怀疑。

“信不着你就去看看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苗留的齐不齐？”东家信以为真了。

“唉，你就放心吧，管保是狗咬鸭子——呱呱叫。”

到了秋天，那块地少打了粮，地主翻了脸，问他：“这块地怎才打二斗粮？”

老根亭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东家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那地本来就不是好料，你硬叫它多打粮哪成？”

地主心里明镜似地知道老根亭跟他耍鬼把戏，不过生米做成熟饭，已经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，狗肚子好不舒服。于是紧接着更少的稀粥，更重的活计一起向老根亭压来。在那个时代，落在地主手里的穷人，有什么办法？忍着吧！

就这样日久天长，连累带饿，老根亭病倒了，一头扎下半年没起炕。老伴伤心地在他面前抹着眼泪，哭哭啼啼。

一天，地主管事的张秃驴拎着马棒找上门来，硬叫老根亭带病上工，不然就拉他家的大黑驴。工上不得，驴也舍不得，根亭老伴和张秃驴吵了起来，三说两说秃驴来了凶气，上前一脚，把根亭老伴踹个大倒蹲，驴拉跑了。根亭老伴回到屋里，干哭没眼泪。看看炕上，更加伤心，简直没有活路。走到外屋，搬过卤水罐子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……

老伴的死对于老根亭来说，好象当头挨了一棒。但是，

他没有被这一棒打倒。他含着仇恨的泪水，托亲靠友把老伴埋在乱葬岗上。回来坐在炕上骂道：“狗日的，廖三麻子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，等我们穷人翻过来那天，连大带崽，连鸡带鸭都给你老兔牙子包了。”

不久这个“包了”的日子果真来到了，穷哥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拧成了一股绳，闯进了廖家大院。

老根亭站在大伙面前叉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现在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！咱们要一起动手斗恶霸地主！一根鸡毛也不给他留，全给他包了！”

分完了地主的财物，还剩些东西，大家说：“老根亭给地主干一辈子，剩下这些都给他吧。”老根亭一听这话，急忙说：“这是咱们穷人大家伙的血汗，怎么！你们想叫我独吞？什么事我都能包了，就这事我可不能包了。别的我啥也不要，我就要我那头大黑驴。”

大黑驴牵到了自己的家，老根亭手摸着驴脖子伤心地流下了热泪。

过了几年，老根亭就入社了。也就在他入社的那年冬天，那个骑着老根亭脖子拉了半辈子屎的廖三麻子偷偷溜到老根亭家里，假情假意地说：“老郭，人家入社都藏点奸心眼，你也该藏点奸心眼呀！那大黑驴一入社可就……”麻家伙说到这把话咽了回去。

老根亭一听这话不是味，怒发冲冠，厉声指责：“你想干么！你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，快给我滚！”

麻家伙象个偷吃骨头的老狗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老地主虽然走了，可这件事老根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，立刻报告了县里来的工作组。我就是当时那个工作组组长，也就从这开始，我才和老根亭相识的。老根亭的为人诚恳热情，朴实直爽，我俩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从那以后，我竟然搬到老根亭家住去了。

老根亭入社以后，在社里是个把家虎，也是根顶梁柱，大事小事全少不了他，一天从早到晚，脚打后脑勺地忙。那些天，他总回来的很晚，我纳闷地问道：“根亭大爷，干么回来这么晚？”

“老李，你不知道，”他掏出小烟袋，把烟锅插进烟口袋里，一边拧着一边对我说：“日头快落了，还有十多根垄没铲完，要搁过去给地主干，说什么也不铲了，可如今这是咱社的，就得有另股心眼儿，我和大伙一商量，‘就剩这几根垄，咱把它包了吧！’一包了就贪了个大黑。”

“那也用不了这么晚哪？”我问。

“借着月亮地，在半道上我给牲口割了一捆草。”

“社里不有的是草吗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呀，咱们农业社刚成立，处处都得紧手。”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：“我多咱下地也不愿空手回来，想什么办法也要给牲口弄点外捞。”

“你老人家可真惦着社里的牲口啊！”我不由得称赞了一句。

“这是咱们应当应份的，咱不惦着谁惦着。以前我总为没儿子着急，现在有了社，有了靠头，没儿子怕啥？唉！你看我这嘴，说着说着就膊拉盖钉掌——跑题（蹄）了。”

我们相处的日子长了，对老根亭的为人处事知道得就更多了。他不仅是早出晚归，甚至在深更半夜，他也想东想西，一回到家总是磨磨蹭蹭趴在黑柜上。到底他想什么呢？有时一阵拉锯声把我惊醒，我问道：“根亭大爷，不睡觉还干什么呢？”

“没干什么，你睡吧。”说着急急忙忙把黑柜上的破破烂烂拾掇起来，塞进柜里，大锁头“咯噔”一下锁上了。

吹了灯，躺在炕上，他还是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好象虱子拱的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坐起来，愣头愣脑地问我：

“老李，睡着啦？大爷问问你，飞机为什么能飞？”

“问我这个干什么？”我莫名其妙地反问了一句。

“干什么，大爷这个人就好信，方才做个梦，梦见了坐飞机。”

“借着前边那个推进器往前飞。”我说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一连很多日子，老根亭总是一直弄到半夜才睡觉，究竟搞什么名堂，我还是一点没摸着。

一天晚上，因为有会，我也回来的很晚，我进屋一看，小油灯点着，老根亭哪去了呢？我没有等他，脱巴脱巴就睡了。约莫两袋烟工夫，猛听外边“叭嚓”一声，好象从头上掉下件什么东西，随后就是老根亭的喊声：“老李，老李，快起来给大爷看看。”

听见喊声，我惊慌地爬起来，登上裤子推开门，到外边一看，不见老根亭的影子。

“你在哪呢，根亭大爷？”我茫然地问着。

“在这，你快给大爷看看小风车摔碎没？”老根亭在房上着急地嚷着。

外边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掌。我只好回到屋里拿出小油灯，一手挡着风，寻找了半天，才找着他那个小风车。这下我可明白了，他这些天不睡觉，原来就是搞的这个呀！我拿起小风车，细细端详了一番，嘿！玩艺不大，倒挺别致。底下是四根木架，木架中间有个圆轮，轮上安个通天杠，杠顶上是用纸糊的八面风扇板。

这时，老根亭也下了房，焦急不安地问我：“摔坏了没？”

“没有，只把风扇上的纸摔碎了。”

“唉！这怎说，这怎说！刚要成功就垮了。”

我们回到屋里，我不解地问他：“大爷，你搞这个干什么用啊？”

老根亭掏出烟袋，一边拧着一边说着：“大爷怕你笑话，所以总也没告诉你。大爷这心是旗杆上拴太平鼓，想的太高了。咱们社不是要安装十几台水车吗？都用驴拉，得十几头毛驴。我整天琢磨能不能用风力拉水车？好把毛驴都解放出来干别的。谁曾想咱们是牛犊子扑家雀——心灵身子笨，好容易弄个模型，我寻思房上有风，又平坦，想上去试试。谁知来股邪风刮坏了。真不顺气！”说到这，他心疼地拿过风车，瞅了一眼说：“糟糕，还没有这样硬实纸了。”

我替他心疼，也感到可笑，这是一位多么有趣的老人啊！我说：“不怕，硬实纸我有，咱这信封都是硬纸的。”

老根亭不禁一笑说：“早叫大爷给包了了。”

我打开背包一看，可不是，一个也没有了，随后问道：“那怎么办哪？等明天有人进城捎一张硬纸再弄吧。”

“不，我有办法，今晚高低弄成功。”说着打开黑柜，取出土改时政府发给的土地执照，剪了。

“这没有用了吗？”我故意问他。

老根亭爽朗地一笑说：“除了不想走社会主义，若不留它有什么用！”老人家对社会主义该有多么信赖啊！

不久，我离开川阴沟回县了。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老也没有机会来这地方。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表扬老根亭的爱社模范事迹，使我非常兴奋，我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碰巧，这次我又到川阴沟工作，恨不能一下子就见着根亭老大爷。

这么多年没到川阴沟，变化可真大呀！沟口的大水库修起来了；原来的山山岭岭全穿上了红花绿衣。一眼朝村子里望去，新盖的大瓦房一幢挨一幢。

“郭根亭老大爷什么样子了呢？他总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吧，那一络山羊胡，多皱的脸这些年恐怕越发苍老了……”我边走边想，猛抬头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。他高高的个子，没有胡子，好象三十多岁的人，他的左胳膊上套着红布箍，肩上扛着一把锹；在他后边远远地跟着一群人，也都扛着锹。我想：郭根亭老大爷也许就在那帮人群里面。于是，我便两眼直瞪瞪地找那位嘴上长着一络山羊胡的郭老大爷来了。正在这时，那个走在前边的，戴着红胳膊箍的人冲我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哦！这不是县里老李吗？什么风把你

刮来啦？都快把大爷想疯了！”

这是谁？我愣住了！细一看，天哪！这不就是根亭大爷吗？我急忙往前跑了几步，抱住他老人家的双肩，激动地问道：“大爷，我怎么不敢认你老人家啦？”

“哦！你是看大爷把胡子刮去了是不是？哈哈……这是成立公社后刮去的，他们叫我留点，我说：不，一根不留，全包了。”

我也禁不住大笑起来。

随后，他又小声对我说：“公社一成立就建立了敬老院，干部们就把名单给我填上了，叫我上敬老院享福去。我一想：这必是看我有胡子了，一赌气，剃！就这么把胡子剃去了。你说，大爷这身板子比钢板还硬，忙上敬老院干什么？把社会主义建成还晚吗？”说着他老人家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一眼看到了他的红胳膊箍，上面没有写字，我不解地问道：“戴这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们队长上公社开会去了，大家叫我临时代理，当领头人就得有个记号。”他显出一副自豪的神气说。

“怎没写上字呢？”我逗趣地问。

“临时的嘛，这红布还是我二侄小子的红领巾呢，叫我给借来了。”说完我们又尽情地大笑一阵。

这时，后边的人群快要跟上来了，我又问道：“扛锹干什么活呀？”

“还有二亩花生地没翻，傍黑把它包了。好，咱们先唠

到这，你先到大爷家歇歇腿，晚上还在大爷家住。饿了，大爷柜里还有几个鸡蛋，你煮吃它，甬给大爷留，包了。”

我离开老根亭，走出不远，老根亭又高声向我喊道：“老李——，大爷不在那平房住啦，搬社新盖的大瓦房去了。”

那是新套的院筒，七间厢房全是新的，院里住有三四家，我向乡亲们打听一下老根亭住的屋子，推门进去，嗨！他的屋子全变了，一间小屋清堂瓦亮，四面纸糊墙，屋里的设备也多了，墙上挂着七八个大奖状，我挨个看了看，获奖的日期都不远。老人家到底都创造了什么奇迹，得了这么多的奖呢？等根亭大爷回来告诉我之后，我再奉敬诸位读者吧。

1959年5月

没有故事性的故事

我提笔写这篇小故事，总觉得它没有故事性。从哪里开头呢？一想，就从写人开始吧。

头一个我要写的是我们大队党支部陈书记。这人高高的个子，圆乎乎的脸庞，一对好笑的眼睛，眼角上常常现出皱纹。这副笑吟吟的面孔，特别使人爱跟他接近。谁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，他的话叫人听着非常入耳。你心里有件憋屈事，跟他谈谈，他几句话就能把你的心眼拨亮。从他嘴里说出的话都是有根有蔓的，好象天下的事情全在他肚里装着似的。他工作认真，办事心细又稳当，好刨根问底。什么事不摸到骨头上，轻易不说出怎么办；可办起事来又非常痛快，遇着不摸底的事，就马上下去了解。为了调查一件事，他不管黑天白日，刮风下雨，说走就去。

今天，他刚由县里开会回来，一进村就有社员告诉他说北洼子那一带地起了虫子，他连饭也没顾得吃，就一直赶到大队部。正巧，大队王队长一见面也向他汇报起虫灾的事来。他原想，王队长能把情况汇报得清清楚楚，恰恰相反，这个汇报糊里又糊涂。

提起王队长，就把他也介绍介绍。这个人 是 排 缸 子个

儿，三十多岁，一对非常精亮的圆眼睛。说话嗓门高，走道起旋风，一看就给人一个生龙活虎的感觉。整天价他总是那么忙忙颠颠，看不见他有闲时候，就是回家吃顿饭也多半是脚蹬着炕沿，稀里糊噜扒拉一肚子，扔下饭碗就往外跑。对于工作他是越多越好，哪怕把全世界的工作都给他，他也不嫌多，越多越来劲儿，可就是干起来毛毛草草，不细致，不论什么事都讲大概，差不多就行，就更谈不到深入了。虫灾的事，他汇报得糊里糊涂，也就是这么造成的。

陈书记听完了他的汇报，问道：“你没到地里亲眼去看吧？”

王队长说：“这几天你没在家不知道，事情把我堵在屋里，连撒尿工夫都没有！”

陈书记听着不由得笑了，问：“都什么事这样多？”

王队长掐着手指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你看，就拿虫灾这件事说吧，有的生产队喷雾器坏了，想叫焊锡匠‘老败家’给修理修理，偏偏这个不着调的货又犯了事，整天价不照面了；还有农药……”

陈书记不等他说下去，插了一杠子问道：“‘老败家’犯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把生产队大铁桶偷去一只，就等着你回来研究处理他呢。”

“你亲自调查过了？属实？”

“大铁桶就在他家的闲屋子里放着，怎不属实？”

“你亲眼看见的？”陈书记又问。

“第三队队长说的。”